

顾问 徐大隆

克拉玛依城市工匠纪实
一

荒原筑梦

申广志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原筑梦:克拉玛依城市工匠纪实. 一/申广志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7
ISBN 978-7-309-14530-4

I. ①荒… II. ①申…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21025 号

荒原筑梦:克拉玛依城市工匠纪实. 一

申广志 主编

责任编辑/宋文涛 王益鸿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102580 团体订购: 86-21-65104505

外埠邮购: 86-21-65642846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16 千

202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4530-4/I·1178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编者的话

光耀天山

毕鸿彬 (3)

从技校生到大国工匠

王 芳 (19)

生命的钻尺

王 芳 (33)

爱拼才会赢

杨晓燕 (43)

弥合伤痛的天使

杨晓燕 (55)

梦想，在炼塔闪光

顾 伟 (67)

让乙烯盛开幸福花

王 琦 (79)

在金属上“绣花”的能工巧匠

王 琦 (91)

“永升”精神

卢建武 (101)

匠心里有风光

卢建武 (113)

刀尖圆舞曲

卢建武 (125)

破茧成蝶写人生

熊晓丽 (137)

华丽转身非“菜鸟”

熊晓丽 (147)

猛志固常在	朱凤鸣 (157)
我本蔷薇，心有猛虎	朱凤鸣 (169)
三十六载炼油情	殷亚红 (181)
科研路上的追梦人	殷亚红 (191)
心有桃李绽芳华	兰 晶 (201)
暖医	兰 晶 (213)
眉间一川，左岸创新，右岸传承	李春华 (225)
戈壁绽放“玉兰花”	李春华 (235)
甘将一生付石油	杨 勇 (243)
钻井四十载，一片赤诚心	石小勤 (255)
科研轻骑兵	石小勤 (269)
我用双手扮靓你	孙作兰 (281)
技改“超人”的苦与乐	冯炜凯 (291)
重担柔肩	冯炜凯 (301)
感恩，造就“电焊王”	罗国勤 任学明 (311)
设计师的温度	王全胜 褚邦江 (321)
证书等身	李 媛 任学明 (329)

编者的话

早在七八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人类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分离出来，出现了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匠”。此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工匠，活跃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

从砍柴，到挖煤，再到采油，人类一直挺进在不断发掘新能源的泥泞之路上。尤其石油和天然气，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克拉玛依，是共和国第一个大油田，从一穷二白起家，以“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雄才大略，诠释了整个中国石油工业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铁塔成林，已不见当年的“木井架”；高楼成群，已不见昔日的“地窝子”。历史呼唤工匠，工匠创造历史。

“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谋求“高质量发展”，无论对于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还是对于“依城而安，依城而美”的油田，都恰逢其时，时不我待。为此，克拉玛依市委、市人民政府毅然擂响“一号井，再出发”的战鼓，旨在继续弘扬工匠精神，打造匠心之城，使“大西北的宝石”更出彩，让“沙漠美人”更靓丽。

此书得到了克拉玛依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文联实施，市作协编撰，工会、团委、妇联及驻市企业给予配合。书中记述的这些工匠，只是这座城市成千上万名工匠的缩影，但他们无不葆有永恒的匠心，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因时间、水平有限，谬误瑕疵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宽宥。

2020年7月



名利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争，要争就
争取多为国家做贡献

王继谔

- ◎ 革命烈士
- ◎ 中国石油第一代知识分子楷模
- ◎ 毕生研制开发石油产品上百种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光耀天山

毕鸿彬

一、丹心报国

他不是明星，头上没有璀璨夺目的光环；他不是英雄，履历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他更不是富翁，口袋没有令人羡慕的财富。

他放弃在大学工作的优越条件，离开繁华京城，毅然来到戈壁荒滩上的独山子。

他执着科研三十六载，研制开发上百种石油产品，卓著功勋惠泽各族人民。

他心系石油科研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用一生的追求书写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

王继谔——老一代德才兼备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新疆石油战线各族职工和广大共产党员学习的典范，他高尚的品格光耀天山，他不朽的灵魂令人景仰，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您走进这里，请您静静地看，静静地听，静静地想……

独山子博物馆女讲解员用悦耳的声音向前来参观王继谔事迹的来宾读完这段前言，开始介绍他的生平。人们簇拥在展板前仔细聆听，目光

在一件件展品上移动，那一张张照片、一本本笔记、一瓶瓶油液，都有了生动的故事。

无悔的选择

在独山子博物馆王继谔同志事迹陈列室的展墙上，第一张照片就是他在北京石油学院和同学们的合影。照片中的他留着小分头，笑容灿烂，目光清澈，那时他风华正茂，有着令人羡慕的大好前途。

1959年10月，独山子小镇迎来了一位年轻人，他如挺拔的白杨，蓄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走在炼油厂内，他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高高低低的塔罐在阳光下闪着银光，横平竖直的管线向远处延伸，白色的蒸气飘向蔚蓝的天空，一切是那样新鲜又充满生机。就在一个月前，他还站在大学的讲台上向学生们传授知识，如今他已在工厂开始了新的生活。像是一场梦，却又是清晰的现实，他体会到了梦想落地的踏实与喜悦。

“你在大学当讲师，多少人羡慕啊！放着优厚的待遇不享，偏要去新疆那么偏远荒凉的地方干嘛？”他的耳边重又响起临行前同学的声音，似又看到他不解的目光。

“我们北京石油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石油专业高等学府，国家培养你们不容易，共和国百废待兴，急切需要大量人才，你们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哪里艰苦，就去哪里，去贡献你们的青春和汗水！”校领导的话响在耳畔。

“我学的是石油专业，到克拉玛依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在那里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你们不用为我担心。”家人关切的目光再次浮现在眼前。

“研究生是个啥？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可能是大学没有毕业，需要研究的学生吧？”炼油厂人事工作者疑惑的目光让他感到好笑。

他朝着化验室的方向走去，呼吸着充满油味的空气，新的岗位在等着他。他不在乎厂里给他定为助理技术员——一个技术干部等级中最低

的级别，而他需要的是工作，是未解的难题。

这一天，他终于来到一排简陋的平房前，他环顾四周，心里纳闷，这 and 北京石油学院里高大的教学楼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他没有踌躇，推开一扇木门，走了进去。大伙知道研究室新分来所谓的研究生就是眼前的小伙子，其实，那年的王继谔已经 30 岁了。独山子炼油厂的第一个研究生的出现，大家都觉得很稀奇，从外表看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老实巴交的还有些腼腆。同志们热情地接纳了他，他从同志们那里详细地了解了单位的一些情况。原来这排平房一半是化验室，一半是研究室，并承担着对原油、微生物、石油产品等的分析。

王继谔感到需要掌握的东西太多了，虽然是研究生，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但不论是油田还是炼油厂都有许多新知识等着他去钻研，他如饥似渴地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下班后就在办公室看书，太晚了，干脆就把实验台当床和衣而眠。和他同一年工作的林桂花常常夸他太能学了，她不知道认真、刻苦是王继谔自幼就养成的学习习惯。

王继谔的老家在山东泰安，那里有五岳之尊的泰山，也有灿烂的大汶口文化，是华夏民族文明的发祥地。长辈们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对后代的培养。他的父亲是北京同仁堂医院毕业的眼科大夫，母亲上过私塾，并且不缠足，这在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年代是极为少见的。王继谔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从小就知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是大丈夫。

严格的家教使家中的孩子们都好学上进，并且志向高远。王继谔的姐姐王华很早就投身革命，参加了抗日战争。姐夫赵杰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任东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王继谔对亲属们的功绩绝口不谈，直到他去世都鲜有人知他姐姐、姐夫有多了不起。他也不向亲属们诉苦，兄弟姐妹们只知道他在遥远的新疆，回内地很不容易，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工作条件有多艰苦。试验台是用砖块垒砌的，科研设备简陋，一些操作几近原始，清洗油桶，要在桶里面装上水、纱布、石头，用铁丝拉着在马路上滚动来洗去油污。科研人员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工作，一心想着为国家多做

贡献，他也不例外。

自他进疆后，姐姐就一直牵挂着他，在以后的岁月中曾几次想把他调回北京，他都回绝了。他对姐姐说：“我的事业在新疆独山子，我是搞科研的，唯科学报国才能心安。”对于自己的选择，他始终无怨无悔。

全面评价克拉玛依原油

1960年12月，王继谔对克拉玛依原油环烷酸含量做了大量的记录。发脆的白纸上工整的字迹，一行行数据，一页页笔记，深藏着他在评价克拉玛依原油工作中付出的心血。

那年夏天的正午，艳阳高照，戈壁滩被太阳蒸烤着。一辆汽车拖着长长的尘烟奔跑在独山子至克拉玛依的公路上，车内的人经过一路的颠簸早已疲惫不堪，从戈壁滩上扑来的热风更让人汗流不止，燥热难耐。王继谔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坐车去克市取样了，望着远处成片的磕头机、采油树，他只想早点到达目的地，快点开始工作。

这一年，克拉玛依油田初步探明的含油面积约290平方公里，白碱滩、百口泉、乌尔禾、红山嘴等地也开发出油田，偌大范围内原油有的是低凝油，有的是高凝油，性能不尽相同。为了更好地开发油田，上级要求对克拉玛依油田各油区进行评价。此时的独山子炼油厂完成了一、二期扩建工程，对原油进行科学研究关系着炼油厂今后的发展，矿区党委和炼厂领导层决定组建科研室。3月19日，独山子科学研究所成立，王继谔担任了分所润滑油班班长，肩负起了原油评价的重任。

他开始往返于克拉玛依和独山子之间，这条一百五十公里的路程开车往往要走一天。他常常天刚亮就出发，到了下午才能到达油田，一下车就投入工作。他要去每个油井取油，将油品带回实验室再做分析。与油打交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取油时要忍受难闻的气味，还要经受酷暑寒冬，风吹日晒，蚊蝇叮咬；满身油污是常态，同事们总是自嘲地说：“谁让咱们是油鬼子呢。”而做分析更是对耐心和细心的考验，对原油进

行蒸馏、分析、脱水等工作都是手动操作，一个详细评价做下来往往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就是做一个简单评价，加班加点也得半个月。他不敢有半点马虎，力求每一个数据都准确、可靠，他知道设计人员要根据这些数据设计常压塔、减压塔，数据越精细，设计才越准确，产品的质量 and 经济性才越有保证。

六年的时间，他查清了克拉玛依油田各种原油的特性、分布情况等，写出了克拉玛依各油区的原油评价报告，为油田的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合理的依据。特别是对克Ⅲ-2线原油（即低凝油）的评价，为日后科研人员充分利用低凝油质轻、少蜡、凝固点低的资源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研究开发出几十个新产品，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那踏遍油田角角落落的足迹，那厚厚一摞写满数据的笔记本，印证了他求实、奉献的科学态度。

研制低温军用油

“1967年11月，中央军委指示要尽快研制出低温军用油，为三北地区战备服务。上级将这项任务交给了独山子炼油厂，王继谔勇挑重担。在接受任务的当天，他就把铺盖卷搬进了实验室……”

女讲解员讲述的是王继谔研制低温军用油的故事，生动的讲解令参观者听得津津有味。往事中的许多片断至今还清晰地留存在一些人的记忆中，和王继谔在一起工作过的王发质、刘成林、吕允庭至今提起那段往事，还对他不向困难低头的坚韧品格感慨不已。

1966年夏天，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科技人员来到独山子，他们这次带来了将石油微生物脱蜡研究成果在炼油厂进行放大实验的任务。独山子炼油厂用三个半月时间建成了工业生产装置，随即开始试生产，填补了我国石油脱蜡技术上的一项空白。

王继谔对这项技术很敏感，他想，既然这项技术是利用某些微生物在生长过程中消耗石油中的正烷烃，从而降低油品的凝固点，那么，利用克拉玛依低凝原油再脱蜡，凝固点不是更低吗？他将国家需求和资源

紧密联系在一起，利用这一先进技术，很快研制出了低凝军用车辆刹车油。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我军在边境线上的坦克等装备使用的是柴油发动机，在低温下发动不起来，无法正常行驶。那时国家还没有在低温条件下使用的油品，中央军委指示尽快研制出低温军用油，以备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使用。国家急需的 8 号稠化机油是一种重质润滑油，能兼备高低温性能。如何在短时间内研制出在高低温环境里通用的油品？王继谔寝食难安，心急如焚。

使命在肩，时间紧迫，他只有和时间赛跑。他的案头堆满了科技资料，他在信息的海洋里畅游，在科技的崇山峻岭中跋涉。漆黑的夜晚，只有他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光，窗外传来炼厂低低轰鸣的机器声，仿佛在向他加油。

当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8 号稠化机油上，与此相关的线索如铁屑般被他强劲的大脑吸引过来。《国外科技信息》杂志上一条消息映入眼帘：非洲修筑的一条柏油路，使用几年后，路面的沥青变成了粉状，经研究表明：系微生物把沥青中的胶质吃掉了。一条灵光闪过大脑，他立刻兴奋起来。这说明微生物能脱掉重质油中的蜡，找到微生物菌种，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他又风尘仆仆赶到克拉玛依油田采集样本，在井口土壤中寻找新的菌种。功夫不负苦心人，宝贵的菌种终于从众多土壤样品中筛选出来，很快投入试验。经过数天奋战，8 号稠化机油终于试制成功。他没有松劲，又快马加鞭试制出 -50 号军用柴油。直到这一刻，他才卸下一身的疲惫，能踏实地睡上一觉。

1969 年 3 月，苏联军队对我国珍宝岛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珍宝岛一时硝烟四起。我军迅速击退了敌方的几次进攻，保卫了国家领土，但战斗中却出现坦克难以再启动、机枪不能连发的现象。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军用油在高寒低温条件下过不了关？找到答案必须到与战场气候条件相当的地方实验，那就是新疆最冷的可可托海。

冬季的可可托海，冻彻肌肤的风雪与火热的斗志在茫茫雪原上相遇。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王继谔和同事们忍受住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经过数次实地试验，终于搞清了问题所在：原来是油膜不够，导致运行中停歇的发动机难以再启动。他们对油品进行了改进，这同样需要再经过实地检验。这一次所里人员紧张，他要一个人去完成任务。

1970年元旦前后，正是隆冬时节。司机吕允庭接到出车任务，临行前王继谔给他领了件新棉大衣，还带着他去食堂领食物，这让吕允庭很意外，感到王继谔不像个领导，倒像是自己的家人。

吕允庭从来没有去过可可托海，他兴奋地开着嘎斯51卡车上路了。可没多久，这股子热情很快就被透进车窗的寒风吹得丝毫不剩，他只觉得冷。他在驾驶室发动机前面的铁皮上割个口子，靠那点热量取暖。冰雪蒙住了车窗玻璃，遮蔽了视线，他们只好点着喷灯，调好火焰对着挡风玻璃吹。在冰天雪地里坚持行驶了两天，终于到达可可托海。王继谔安顿好住处，就带着油瓶一头扎进了冰天雪地。

零下四十多度的户外，头戴棉帽，身穿棉衣裤，脚上套着毡筒，再裹件棉大衣，身体依然冷得直打哆嗦。寒风夹着雪粒吹到脸上，如刀割般疼痛，手脚也很快冻得失去知觉。他们戴着口罩，口鼻中呼出的团团白色哈气，在眼睫毛上蒙上一层霜，眨动眼睛都有些困难。

王继谔要观察油品，他必须坚守在户外。他把引擎盖子打开，抽出油，用手捏一把油，感受一下黏度，看油的凝固点。他拿着瓶瓶罐罐在冰窖子似的驾驶室里，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

吕允庭刚参加工作，年轻好动，他把杯子里的水慢慢倒在地上，一截冰柱很快立在地上。王继谔怕他冻着，让他到屋里待着。吕允庭劝王继谔也去屋里待着，王继谔说：“在房子里和在外面能一样吗？这个油是在最低的环境温度下使用的，必须在寒冷的户外试验。”

他们给汽车加了试验油，摆在户外，冻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发动车，一打就着。停在一旁的其他车辆用的是柴油，发动车时要在发动机油箱底部、牙包、备用箱下点上三个喷灯，还要不停地用摇把手摇发动机，很是费力。看到他们的车很轻松就发动起来，一旁的司机都非常羡慕。

最后的行车试验验证了8号稠化机油性能良好。1970年6月，独山子炼油厂开始生产8号稠化机油供给军队，王继谔和同事们为进一步增强我军国防能力做出了贡献。

经过科研人员十年的努力，炼油厂不仅能够生产高黏度、低凝点润滑油系列，还能生产12号航空液压油等12种油品，填补了国内空白。王继谔和同事们还开展了石油沥青系列试验研究，先后试制成功二十多种新产品。其中海底电缆沥青、抛光沥青和光学刻线沥青等，都填补了我国空白。

1979年12月23日，《新疆日报》上发表了一则消息：独山子炼油厂生产的45号变压器油荣获国家颁发的金质奖章。

1981年9月28日，在《新疆日报》上的另一条消息同样令独山子人欢欣鼓舞：在9月25日召开的全国第四次“质量月”授奖大会上，新疆石油管理局独山子炼油厂生产的天山牌-50号军用柴油，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金质奖章。

为用户服务

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召开，中华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正当广大知识分子为之欢欣鼓舞，为科技强国摩拳擦掌之时，王继谔却迎来了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飞来的求救信息——

石河子143团为实现农业机械化，从国外进口拖拉机，因没有进口油，只好在田间歇息，急切需要研制新产品。

武汉钢铁公司致函反映，6号主轴油在进口机上使用，压力不稳，需要改质，赶上进口油。

沈阳第一机床厂请求派人前去解决进口机床主轴油、液压油、导热油存在的问题……

抛来的信息像一块块石头压在王继谔心头，突破不了瓶颈既影响炼油厂的声誉，又影响用户的生产，为此他忧心忡忡。他将这些问题作为研究的课题加以攻关，解决了用户的难题。他意识到为用户服务，必须

要进行产品应用的研究。他利用出差调研的机会，对机械油、机床油等多种油品进行用户使用情况的调查，为产品应用的研究打下基础。在他的带领下，科研所工作人员在条件不够具备的情况下，主动开展了一些小产品的试生产，还主动走出家门上门服务。

他在1983年中试组工作总结中写道：今年向40余家用户提供小产品、新产品，实验样品等37个品种。有二十余家用户向我厂求援，要求解决品种或质量方面的问题，绝大部分已给解决，并已应用。

提高产品质量，满足用户需求，提高工厂效益，必须走出一条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的路子。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在乌鲁木齐设立销售点的建议，得到炼油厂领导和研究所同事的支持。

1985年夏季，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独山子研究院也向市场吹起了一股暖风，乌鲁木齐销售部在鞭炮声中挂牌营业。

作为科研与市场结合的窗口，作为产品为用户服务的纽带，一条条信息很快通过销售部传达到研究院，为科研工作添了千里眼、顺风耳，既为用户服务，又为炼厂效益开路，既是信息渠道，又是试验点。根据市场需求，王继谔带领科研人员试制出了许多用户急需的产品，当这些产品送到用户手中时，他们都竖起了大拇指，高兴地说：“你们可帮了我们的大忙。”

大胆的改革、创新，当年就收获了丰厚果实：年销售油品300吨，创产值80万元，创利润25万元。为此，科研所增加了科研经费，更新了老旧的实验设备，大家尝到了科技走向市场带来的甜头。

在10年的时间里，科研所根据市场需要，研究开发出6大类80多种产品，销售量由当初的300吨增加到了1995年的4500吨，销售收入达到2000多万元，为独山子炼油厂迈向市场闯出了一条新路。王继谔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拓创新的勇气，在科研市场化改革中，再次露出光芒。

二、俯首甘为孺子牛

淡泊名利

防冻液、空气压缩机油、双曲线齿轮油、拖拉机传运液压两用油……盛放在玻璃瓶中的一件件油品，摆满了独山子博物馆王继谔同志陈列室的一面展墙。瓶中的液体有着不同的色彩，有的透着蓝宝石的蓝，有的像粉红的玛瑙，有的如透明的水晶。这些油品只是独山子科研人员精心研制的少部分产品，它们的用途已在很大程度上惠及人们的生产、生活。人们只感到工作与生活质量越来越高，越来越现代化，却少有人知道科研人员为强国利民付出的潜心研究与默默奉献。

1959年王继谔刚刚来到独山子的时候，独山子炼油厂只能生产56号汽油、煤油、低标号柴油、普通沥青、焦炭等9个普通石油品种。克拉玛依油田蕴藏着丰富的原油，也封闭着不为人知的宝物，等着科研人员用智慧与勤奋从黑色的油流中取出宝藏。以王继谔为首的科研人员艰苦创业，在科研工作如同一张白纸的基础上，描绘着炼油厂科技的蓝图，并一次次达到国际、国内领先水平，一步步迈向更高的目标。

他在36年的科研工作中，像一架不知疲倦的发动机，不停地在科研项目间运转，向着科技的高峰攀登，乐此不疲。研究院研制开发出200多种新产品，其中80%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其中33项获国家、省部级科技奖的成果中，他亲自指导参与的项目就有30项，而挂他名字的只有两项，还排在了最后。同事们都知道他是个不争名、不争利的人，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他把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了为之醉心的科研工作中。

1988年，独山子炼油厂进行了首次职称评定，有6名同志被评为工程师，王继谔是其中之一。虽然组织部门把他从助理技术员连升三级

破格提为工程师，但许多人还是为他鸣不平，他拿了 20 多年的助理技术员，连技术员都算不上，却研制开发出了许多产品。

“老王你太亏了，这么多年你也不找、不闹，我都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儿。”一位同事为他鸣不平。

王继谔淡淡地笑了笑说：“咱们搞科研的，讲究潜心钻研，少想些物质上的，才能不分心，搞出成果才是本事。”

“你那么老实干嘛？从来不声张、不钻营，多少次提工资，你都不去争取，你家里又不是多么富裕，不觉得亏得慌吗？”这样的问话，他听到不止一次。

“争那些干嘛？”他总是平静地回一句。

名利在他眼里就是身外之物，只要研究出来的产品对工厂有用，能对国家有贡献，他就知足了。他对一个个课题充满了兴趣，沉醉在自己的科研王国中，心无旁骛，甚至家庭都无暇顾及。由于工作繁忙，又经常出差，妻子身体也不是太好，他的两个孩子自幼就被送回老家。大儿子王成新从小就在几个亲戚家辗转，一个小学上下来，他转了 5 次学，直到上初中才回到王继谔身边。

在生活上他也是出了名的简朴，总是一身工装。有一年，国外一位教授来到独山子，想和他进行技术交流，他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最后还是穿着工作服去见了那名教授。

在上报的科研成果中，同事们写上他的名字，他又悄悄划去自己的名字。他这样做让外人觉得百思不得其解，但他有自己的道理。他认为自己是领导，编制规划、制订方案、讨论研究环节、指导和帮助同事们开展课题是他的责任和义务，没必要挂上自己的名字，那样做会影响骨干的积极性。就算是自己参与了课题研究，甚至是主要研究者，他也不愿意去和同事们争荣誉。他是教授级高工，又是领导，他得到的已经很多了，他很知足。

“他的工作谁也挑不出毛病，他不争名，不争利，一心扑在工作上，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像他这么好的人，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和他共事时间最长的林桂花，在年近 80 岁的时候，还一直对他赞不绝口。